詩集傳附錄纂疏

詩卷第一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録纂疏

國風一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民俗歌謡之詩也謂之風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垂監戒耳合之凡十五國云

周南一之一 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古公亶甫始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辟國寖廣於是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于鎬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

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筦弦以爲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於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蓋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于天子也岐周在今鳳翔府岐山縣豐在今京兆府鄠縣終南山北南方之國即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鎬在豐東二十五里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敎故繫之召公斯言得之矣

公羊分陝之說可疑蓋陝東地廣陝西只是關中雍州之地耳恐不應分得如此不均周公在外而其詩曰王者之風召公在內而其詩爲諸侯之風似皆有礙陳少南以其有礙遂創爲岐東西之說不惟穿鑿無據而召公所分之地愈見狹促蓋僅得今隴西天水數郡之地耳恐亦無此理

陳少南曰周公召公爲天子之二老分治岐之東西自岐以東周公主之然岐東之地東周在焉故雖周公所治之國其詩實王者之分也自岐以西召公主之故岐西之地爲召公專主諸侯之國而爲諸侯之風又曰江漢汝墳爲岐東之地當時岐東被文王之化而作詩故周公爲伯得其詩以貢于周故曰周南江沱爲岐西之地當時岐西被

文王之化而作詩及召公爲伯得其詩以貢于周故曰召南之[illegible]考其詩說曰按儀禮鄉飲酒鄉射皆備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之文又燕禮有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之文儀禮乃周公相成王致治定功成經制大備之書小序所謂用之鄉人者鄉飲射禮也用之邦國者燕禮也見於經者蓋止於說傳詩者四家異說之詩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爲康王時詩王應麟作詩攷韓以爲刺時魯以爲歎傷康后與毛氏以爲文王時詩者又自不同毛出三家後讀者但循君以爲后妃太姒之德今當據儀禮經文爲定飲射燕禮所引六詩明爲房中之樂序所謂經天下而正夫婦者已得之矣大抵風雅頌被之絃歌多是周公此一時更定或二南是文王時詩亦未可知又曰集傳謂分岐周故地以爲周公召公之采邑即是陳少南之說後來文集中答何叔京書與集傳又異必晚年所見而未及更定者也今觀其書既以公羊分陝之說爲可疑又以陳少南分岐之說爲穿鑿無據且其言所分岐西之地狹促亦無此理考之史記太史公留滯周南不與封禪注曰洛陽謂之周南蓋陝東之地爲洛陽陝西之地爲豐鎬周公分陝以東當在成王留周公治洛之時自此成王復歸豐鎬只是召公輔政亦可證召公分陝以西之說爲無疑後來周公没君陳畢公相繼治洛若召公則終始輔政直至康王即位書中

所謂畢公率東方諸侯召公率西方諸侯尤顯然可據且周公制禮作樂亦當是洛邑功成之後況詩中言江漢汝墳明在洛之南周南不過地名豈當時采詩得之於周之南者爲周南得之於召之南者爲召南亦如今淮南河南之類所以至漢時猶有周南地名也

關關雎七余反鳩在河之洲窈烏了反窕徒了反淑女君子好逑音求○興也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爲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也窈窕幽閒之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蓋指文王之妃太姒爲處子時而言也君子則指文王也好亦善也逑匹也毛傳之摯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言彼關關然之雎鳩則相與和鳴於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則豈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與和樂而恭敬亦若雎鳩之情摯而有別也後凡言興者其文意皆放此云漢匡衡曰窈窕淑女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

之端也可謂善說詩矣一【附錄】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比曰然如關雎麟趾相
似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
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
說那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起下文
便接說實事及比則不然便入題了 同 又曰此是興詩興起也
引物以起吾意如雎鳩是摯而有別之物荇菜是潔而和柔之
物引此起興猶不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只借物而起吾意
者雖皆是興與關雎又略不同也 時舉 問器遠君舉說關雎如
何曰謂后妃自謙不敢當君子謂如此之淑女方可為君子之
仇乃這便是后妃之德曰鄭氏也如此說了只是覺得偏主一
事無廣大之意關雎如易之乾坤意思如何得恁地無方際如
下面諸詩却多就一事說這只反覆形容后妃之德而不可指
說道是甚麼是德只恁地渾淪說這便見得后妃德盛難言處 覺
琳 又一段已見綱領讀詩內 同上 王雎嘗見淮人說淮上有之
狀如此間之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二箇兩兩相隨不相失然
亦不曾相近立處須隔丈來地所謂摯而有別也此說却與
烈女傳所引義合乘居是四箇同居 浩 又曰毛氏以為摯而有
別摯與至同言其情雖相與深至而未嘗狎便見樂而不淫之
意 時舉 又曰解詩雖說不得 如卓木今在眼前識得【纂疏】嚴
底便可曉如關雎只得從說道是摯而有別氏
曰左傳郯子五鳩[illegible] 氏司馬此詩雎鳩是也祝鳩
氏司徒鴡鳩也 [illegible] 氏司空布穀也曹風

鳲鳩是也爽鳩氏司寇也小雅鵻鳩小宛之鳴鳩與民食桑鷹揚是也鶻鳩氏司事鷹鳩扈之鳩是也歐陽氏以居雎巢之鳩非鳲鳩又在五鳩之外也左傳雎作鴡昭十七年杜預云摯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則○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行孟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叶蒲北反悠哉悠哉輾哲善反轉反側興也參差長短不齊之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在水面或左或右言無方也流順水之流而取之也或寤或寐言無時也服猶懷也悠長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皆卧不安席之意○此章本其未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嚴氏曰凡菜皆不齊何獨荇也今陂州稱荇為莕公頻蓋細莖亂生有若髮然詩人之辭不苟矣李氏曰顏氏家訓曰荇菜是水有之黃花葉似蓴可用為祭祀之類○參差荇菜左右采叶此禮反之窈窕淑女琴瑟友叶羽己反之參差荇菜左右芼莫報反叶音邈之窈窕淑女鐘鼓樂

音洛之〔興〕也。采取而擇之也。芼熟而薦之也。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絲屬。樂之小者也。友者親愛之意也。鍾金屬。鼓革屬。樂之大者也。樂則和平之極也。○此章據今始得而言。彼參差之荇菜既得之則當采擇而亨芼之矣。此窈窕之淑女既得之則當親愛而娛樂之矣。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意不能自已又如此云。〔叢說〕嚴氏曰芼之謂為羹也內則芼羹注云菜也疏云用菜雜肉為羹又昏義芼以蘋藻釋樂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後加文武二弦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其常用者十九弦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盡用東萊呂氏曰后妃之德坤德也唯天下之至靜為能配天下之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鍾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鍾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愚謂流只是言行菜順流於水中行菜方流於水中以與淑女未得而方求之也及其既采以與淑女方得而友之也及其既芼以與淑女既得而樂之也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為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蓋德如雎鳩摯而有別則后妃性情之正

固可以二一端矣至於寤寐反側琴瑟鍾鼓極其哀樂而皆不過其則焉則詩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見其全體也獨其聲氣之和有不可得而聞者雖若可以根然學者姑即其詞而玩其理以養心焉則亦可以得學詩之本矣○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附錄

讀關雎詩便使人有齊莊中正意思所以冠乎三百篇與記言毋不敬書言欽明文思皆同嘗問程子云是周公作是否曰也未見得是未之又曰凡言風者皆民間歌謠採詩者得之而聖人因以為樂以見風化流行淪肌浹髓而發於聲氣者如此其謂之風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風之動物而成聲耳如關雎之詩正是當時人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心膽肺腑一時換了自然不覺形於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引為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為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處若云周公所作則國風雅頌無一篇是出於民言只與後世差官定樂章相似都無些子自然發見底意思亦何以致移風易俗之効耶答潘恭叔

葛之覃兮施以豉反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

灌木其鳴喈喈叶居奚反○賦也葛草名蔓生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中谷谷中也萋萋盛貌黃鳥鸝也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蓋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追敘初夏之時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於其上也後凡言賦者放此

纂疏 廖氏曰黃鳥幽州稱黃鸎齊人謂之摶音團黍一名倉庚一名鵹黃一名楚雀或稱黃栗留常以桑椹熟時來在桑間關西稱鸝黃其色黧黑而黃俗呼黃離留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魚廢反是濩胡郭反為絺恥知反為綌去逆反叶去略反服之無斁音亦叶弋灼反○賦也莫莫茂密貌刈斬濩煮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此言盛夏之時葛既成矣於是治以為布而服之無厭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所以心誠愛之雖極垢弊而不忍厭棄也

纂疏 毛氏曰古者王后織玄紞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人以下各衣其夫嚴氏曰婦人驕奢之情何有紀極苟萌一厭心雖窮極靡麗耳目日新猶以為不足也味服之無斁一語可見后妃之德後世后妃以驕奢禍其族者皆一厭心為之也詩人辭簡而旨深矣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

汙我私薄澣戶管反我衣害戶葛反澣害否方九反歸寧父母莫後反○賦也言辭也師女師也薄猶少也汙煩撋之以去其汙猶治亂而曰亂也澣則濯之而已私燕服也衣禮服也害何也寧安也謂問安也○上章既成絺綌之服矣此章遂告其師氏使告于君子以將歸寧之意且日盍治其私服之汙而澣其禮服之衣乎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服之以歸寧於父母矣毛氏曰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孔氏曰昏禮注婦人九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為姆張氏曰言告言歸猶曰告曰歸也釋文煩撋猶挼莎也毛氏曰婦人有副褘音揮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鄭氏曰衣謂褘衣以下至褖音彖衣

葛覃三章章六句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詞然於此可以見其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小序以為后妃之本庶幾近之

采采卷上聲耳不盈頃音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叶戶郎反○賦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枲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頃欹也筐竹器懷思也人蓋謂文王也寘舍也周行大道也○后妃以

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賦此詩託言方采卷耳未滿頃筐而心適念其君子故不能復采而寘之大道之旁也【附錄】問卷耳與葛覃同是賦體又似略不相同蓋葛覃直敘其所嘗經歷之事卷耳則是託言也何以知后妃之不自采卷耳設使不自經歷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不是賦體也 時舉【纂疏】孔氏曰枲耳小云胡枲或曰苓耳江東呼常枲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為茹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璫或謂耳璫草張氏曰枲耳釀酒所須○愚按東萊引孔作初解謂據本草即蒼耳愚謂蒼耳樹高二尺不叢蔓生子消婁似與疏別故今集傳不謂蒼耳也○

陟彼崔(俱回反)嵬(五回反)我馬虺(呼回反)隤(徒回反)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叶胡隈反)○賦也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者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姑且也罍酒器刻為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永長也○此又託言欲登此崔嵬之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則馬罷病而不能進於是且酌金罍之酒而欲其不至於長以為念也【纂疏】孔氏曰韓詩說罍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大一石○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徐履反)觥(古橫反叶古黃反)維以不永傷 賦也山脊曰岡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野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觥爵也以兕角為爵也【纂疏】孔氏曰韓詩說觥五升毛

詩說䟽大七升李氏曰古者宴享之禮必有兕觥左成十四年衛侯享苦成叔甯惠子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故知享有兕觥也昭元年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故知燕有兕觥也東萊引先生初解云周禮有觥罰之事又云觥其不敬者但謂以觥罰之因非必觥專為罰爵也 ○陟彼砠七餘反矣我馬瘏音塗矣我僕痡音敷矣云何吁矣 賦也石山戴土曰砠瘏馬病不能進也痡人病不能行也吁憂嘆也爾雅註引此作盱張目望遠也詳見何人斯篇

卷耳四章章四句 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羑里拘幽之日而作歟然不可考矣

南有樛居虯反木葛藟力軌反纍力追反之樂音洛只之氏反君子福履綏之 興也南南山也木下曲曰樛藟葛類纍猶繫也只語助辭君子自衆妾而指后妃猶言小君內子也履祿綏安也○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願之曰南有樛木則葛藟纍之矣樂只君子則福履綏之矣

附録 問樂只君子作后妃亦無害否曰以文義推之不得不作后妃若作文王恐太隔越了某所註詩傳蓋皆推尋其脉

理以平易求之不敢輒用一毫私意大抵古人道言語自是不况着甚云詩人道言語皆發乎情又不比他書曰然可學【纂】

【疏】孔氏曰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機云一名巨瓜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亦酢而不美○愚謂此詩豈后妃所以稱頌文王之詩乎言后妃偶見南有樛木爲葛藟之所累因以稱頌文王曰維此樂易之君子則爲福履之所綏矣味樂只之辭文王雍雍在宫之氣象亦藹然可見且承前篇○朱子以爲后妃自作思念文王之意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興也荒奄也將猶扶助也○南有樛木葛藟縈之烏營反樂只君子福履成之興也縈旋也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音終斯羽詵詵所巾反兮宜爾子孫振振音真兮比也螽斯蝗屬長而青長角長股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詵詵和集貌爾指螽斯也振振盛貌○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群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則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後凡言比者放此【附錄】入題了如比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便接宜爾子孫依舊是就

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大率詩中比皆類此[illegible]螽斯只是比蓋借螽斯以比后妃之子孫衆多子孫振振却自是說螽斯之子孫不是說后妃之子孫也蓋比詩多不說破這意然亦有說破者此前數篇賦比興皆已備矣自此推之令篇篇各有着落乃好時舉因云螽則是春秋所書之螽切疑斯字只是語辭恐不可把螽斯為名曰詩中固有以斯為語辭若如鹿斯之奔湛湛露斯之類是也然七月詩孔氏曰七乃云斯螽動股則恐螽斯即便是名也時舉[印]月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陸氏曰幽州謂春箕即春黍蝗類呂氏曰螽斯始化其羽詵詵然比次而起已化則躍飛薨薨然有聲既飛復斂羽揖揖然而聚歐陽氏曰振振羣行貌繩繩齊一貌蟄蟄衆聚貌皆謂子孫之多也○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比也薨薨羣飛聲繩繩不絕貌]○螽斯羽揖揖[側立反]兮宜爾子孫蟄蟄[直立反]兮[比也揖揖會聚蟄蟄亦多意]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之夭夭[於驕反]灼灼其華[芳無呼瓜二反]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古胡古牙二反]○興也桃木名華紅實可食夭夭少好之貌灼灼華之盛也木少則華盛之子是子也此指嫁者而言也

婦人謂嫁曰歸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然則桃之有華正昏姻之時也宜者和順之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内○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纂疏 嚴氏曰夭夭以桃言指桃之木也灼灼以華言指桃之華也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取相錯成文也曹氏曰灼灼鮮明貌

○桃之夭夭有蕡浮雲反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興也蕡實之盛也家室猶室家也

纂疏 嚴氏曰蕡大也賁為大防鼖鼓為大鼓有頒其首用字雖異同音之字皆訓大義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興也蓁蓁葉之盛也家人一家之人也

纂疏 東萊呂氏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且以比其華色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耳

桃夭三章章四句

肅肅兔罝子斜反又子余反叶子夫反椓之丁丁陟耕反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興也肅肅整飭貌罝罟也丁丁椓杙聲也赳赳武貌干盾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内者○化行俗美賢才衆

多羅置兎之野，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所事以起興而美之，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附錄問兎罝詩作賦看得否？曰亦可作賦看，但其辭上下相應，恐當為興，然亦是興之賦可[illegible]。纂疏毛氏曰杙音弋。椓音擉也。嚴氏曰丁丁椓杙之聲。孔氏曰扞蔽如盾，防守如城。先生初解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稱王之一驗也。凡雅頌稱王皆皆追王後所作爾。

○肅肅兎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叶渠之反。○興也。逵，九達之道。仇與逑同。康衡引關雎亦作仇字。公侯善匹，猶曰聖人之耦，則非特干城而已，歎美之無已也。下章放此。

○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興也。中林，林中。腹心，同心同德之謂，則又非特好仇而已也。

兎罝三章，章四句。

纂疏○一說歐陽氏曰：所謂武夫者，論才德在周盛時，不過方叔、召虎、吉甫之徒二三數人；春秋所載諸侯賢人夫亦不過國有二三數人。今說詩者泥於序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之說，因以謂周南舉國皆賢，下至兎罝之人皆負方、召、吉甫、春秋賢大夫之才，又近誣矣。又詩本義曰：捕兎之人布網道路林木之下，肅肅嚴整，使兎不能越逸，以興周南之君列武夫守禦，赳赳勇

力外可以扞其民以為公侯好匹忠信又可倚為腹心以見周南之君所任守禦之夫猶如此也

采采芣（音浮）苢（音以）薄言采（叶此禮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有（叶羽已反）之（賦也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難產　毛氏曰車前亦名馬舄山陰陸氏曰列子云生於陵阜則為陵舄陸氏曰幽州謂牛舌草孔氏曰江東謂蝦蟆衣）○采采芣苢薄言掇（都奪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力活反）之（賦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采采芣苢薄言袺（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襭（戶結反）之（賦也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吳氏曰韓詩作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叶古曠反）矣不可泳（叶于誑反）思江之永（叶弋亮反）矣不可

方（叶甫妄反）思（興而比也上竦無枝曰喬思語辭此篇內同漢水出興元府嶓冢山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江漢之俗其女好遊漢魏以後猶然如大堤之曲可見也泳潛行也○江水出永康軍岷山東流與漢水合東北入海永長也方桴也○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為比而反復詠歎之也〔附錄〕周南漢廣汝墳諸詩皆是說婦人如此則文王之化只化及婦人不化及男子只看他大意恁地拘不得○又曰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行露之男不能侵陵正女豈當時婦人蒙化而男子則非亦是偶然有此樣詩若得一邊○問漢之廣矣至不可方思此是興何如曰主意只說漢有游女不可求思兩句六句是反覆說如奕奕寢廟至遇犬獲之上下六句亦只興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兩句 賀孫 問文王時紂在河北故化只行于江漢西方亦有蠻貊 賀孫 〔纂疏〕孔氏曰傳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游女疑思字作思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為韻二字俱作思郭氏曰思語辭或用之末句如此詩或用之首句如思齊大任潛水底行嚴氏曰孫炎云方水中為簰筏編竹曰筏小曰桴桴亦作泭又曰喬竦之木不可休與高潔之女不可求漢廣不可泳江永不可方見其正潔之意使人望之而暴慢之意不作）

○翹翹（祁遙反）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叶蒲補反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

翹翹秀起之貌錯雜也楚木名荊屬之子指游女也秣飼也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以江漢爲比而歎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 附錄 孔氏曰楚在錯薪中尤翹翹歐陽氏門後章梳陳氏情雖可悅而不可求則則文王之化被人深矣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 力俱反 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蔞蔞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駒馬之小者 附錄 陸氏曰蔞蒿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食之香而脆美葉又可蒸爲茹釋文曰馬二歲曰駒

漢廣三章章八句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 叶莫悲反 未見君子惄 乃歷反 如調 張留反 飢 賦也遵循也汝水出汝州天息山逕蔡潁州入淮墳大防也枝曰條榦曰枚惄飢意也調一作輖重也○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附錄 陳君舉詩

言汝墳是已被文王之化者江漢是聞文【纂疏】孔氏曰墳謂崖
王之化而未被其澤者如有意思大雅岸狀如墳墓名
大防也東萊呂氏曰爾雅曰汝為墳又曰汝有濆董氏曰謂大
水溢出別為小水故知墳當作濆郭璞引遵彼汝墳以說爾雅
晉世學詩猶為讀也嚴氏曰汝水周南之水程子曰行子
從役於外婦人為樵薪之事嚴氏曰親伐薪則庶人之妻○遵

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反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賦也肄而復生

曰肄遐遠也○伐其枝而又伐其肄則踰年矣○
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而喜其不遠棄我也

魴符方反魚赬勅貞反尾王室如燬音毀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比也魴魚名身

廣而薄少力細鱗赬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
甚矣王室指紂所都也燬焚也父母指文王也孔甚邇近也○
是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
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曰汝之
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而未已雖其酷烈而未已然文
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此序所謂婦人
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者蓋曰雖其別離之久思念之深而
其所以相告語者猶有尊君親上之意而無情愛狎昵之私則
其德澤之深風化之美皆可見矣一說父
母甚近不可以懈於王事而貽其憂亦通
○愚按此章說者皆
就魴魚赬尾說上說

婦人閔其夫行役之勞王室如燬以下說婦人勉其夫以正恐不但以小序說詩反成以詩說小序此先生去小序而未盡也竊謂詩人自說魴魚赬尾以興王室如燬一句若曰魴魚則赬尾矣王室則如燬矣赬與燬仁字相應又曰雖則如燬而文王之為我父母則甚邇也豈婦人見其夫之歸而相與慰勞之辭乎詩意不過如此魴魚赬尾何預行役之勞事而以欲強解以求合序可乎魴魚尾本赤不必言勞而後亦甚李氏引說文及字林皆曰魴赤尾魚又引晉安海物記曰橘鼠魚猶今魴魚尾赤鼠似橘且曰觀此數說其實言尾本赤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振振音真公子叶奬里反于音吁下同嗟麟兮興也麟麕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也趾足也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振振仁厚貌于嗟歎辭○文王后妃德脩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之趾興公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然言之不足故又嗟歎之言是乃麟也何必麕身牛尾而馬蹄然後為王者之瑞哉○麟之定都佞反振振公姓于嗟麟兮興也定額也麟之額未聞或曰有額而不以抵也公姓公孫也姓之為言生也○麟之角叶盧谷反振

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興也麟一角角端有肉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附錄】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說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蓋公本是一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徧木之間麟趾騶虞之詩莫是當時有此二物出來否曰不是只是取以為比即此便是麟趾便是騶虞木之

【纂疏】陸氏曰麟色黃圓蹄不群居不侶行不經陷阱不罹網羅王者至仁乃出餘見集傳嚴氏曰公子指周南國君之子豐山謝氏曰麟之趾之定之角美其仁頌詠其一身之間皆可貴也一章曰趾二章曰定三章曰角自下而至於上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序以為關雎之應得之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按此篇首五詩皆言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體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至於桃夭兔罝芣苢則家齊而國治之效漢廣汝墳則以南國之詩附焉而見天下已有可平之漸

矣若𨿽之亂則又王者之端有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故復以是終焉而序者以為關雎之應於夫其所以至此后妃之德固不為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今言詩者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

召南一之二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即其地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二縣未知召亭的在何縣餘已見周南說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叶姬御反之子于歸百兩音亮御如字又五嫁反叶魚據反之

興也鵲鳩皆鳥名鵲善為巢其巢最為完固鳩性拙不能為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之子指夫人也兩一車也一車兩輪故謂之兩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也○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其家人美之曰維鵲有巢則鳩來居之是以之子于歸而百兩迎之也此詩之意猶周南之有關雎也

附錄 時舉問召南之有鵲巢猶周南之有關雎關雎言窈窕淑女則是明言后妃之德也惟鵲巢二章皆不言夫人之德如何曰鳩之為物其性靜專無比可借以見夫人之德也[illegible]

輯錄 孔氏曰月令十

二月鵲始巢鄭氏曰冬至架之春乃成嚴氏曰開戶向太一背太歲孔氏曰鳲鳩鴶鵴布穀也歐陽氏曰今所謂布穀戴勝若與鳩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巢便以生子往往墮雛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去容有鳩來處彼空巢張氏曰鵲巢鳩居未必有此理止取二物為喻呂氏曰但取鳩不自巢居鵲之成巢非取鵲之強而不往亦非取鳩有均養之德張氏曰惟其能靜專而端然專之是乃夫人之德有所作為則非婦道矣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興也方有之也將送也

【纂疏】黃氏曰將只是將其厚意之將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興也盈滿也謂衆媵姪娣之多成成其禮也

【纂疏】疊山謝氏曰一章曰居鳩居鵲巢夫人始歸其夫家也二章曰方方正也鳩能正鵲之成巢夫人能正其家也三章曰盈盈滿也鳩生子盈滿其巢夫人子孫衆多而滿其室家也又曰一章曰御夫人初嫁國君親迎御輪之幣以百兩也二章曰將夫人初嫁所將幣帛以百兩也三章曰成御以百兩送以百兩宜其室家而婦道成也一節深一節自有次序

鵲巢三章章四句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叶上止反○賦也于於也蘩白蒿也沼池也沚渚也事祭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或曰蘩所以生蠶蓋古者后夫人有親蠶之禮此詩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

【附錄】問采蘩以供祭祀采蘋以備酒漿后妃夫人恐未必親為之曰詩人且是如此說德明時舉問采蘩只作祭事說自是曉然若作蠶事雖與葛覃同類而恐實非也防彈是以工采蘩是婦職以為同類亦無不可何必以為蠶事而後同耶曰此說亦姑存之耳時舉

【考證】陸氏曰蘩春始生可茹香美又可蒸及秋名蒿孔氏曰蒿非水菜謂於其傍采之長樂劉氏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太廟是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賦也山夾水曰澗宮廟也或曰即記所謂公桑蠶室也

○被皮寄反之僮僮音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賦】也被首飾也編髮為之僮僮竦敬也夙早也公公所也祁祁舒遲貌去事有儀也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或曰公即所謂公桑也

【考證】孔氏曰被者少牢云主婦被裼此儀禮所謂次也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也又曰鬄髲者或刑人髮以被婦人之紒首剃為飾因名髮髲

鄭氏曰天官六服褖衣為進朝於王之服首則服次凡諸侯國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夫人祭祀不應服次曹氏謂此在商時與周禮異先生初解公所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疊山謝氏曰公齋廬之類

采蘩三章章四句

喓喓於遙反草蟲趯趯託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敕中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戶江反叶胡攻反○賦也喓喓聲也草蟲蝗屬奇音青色趯趯躍貌阜螽蠜也忡忡猶衝衝也止語辭覯遇降下也○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纂疏 毛氏曰草蟲常羊孔氏曰以蝗類亭中色青名負蠜嚴氏曰負螽蝗也蠜也即螽斯也山陰陸氏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李氏曰出車詩亦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亦是行役之詩故其妻憂思如此疊山謝氏曰降猶今人云放下心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張劣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賦也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蕨鱉也初生無葉時可

食亦感時物之變也惙惙憂貌〔音釋〕陸氏曰蕨周秦曰蕨齊魯曰虌○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賦也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胡氏曰疑即莊子所謂迷陽者夷平也〔音釋〕陸氏曰薇亦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項氏曰薇今之野豌豆蜀人謂之巢采蘇山嚴氏曰忡忡心不寧也惙惙憂之深不止於忡忡矣傷則惻然而痛悲則無聲之哀傷悲則憂之極又不止於惙惙矣此未見而憂一節緊一節也降則心稍放下悅則喜動于中夷則心和氣平無思無慮憂樂兩忘矣此既見之喜一節深一節也愚觀此詩每章自有三節蟲鳴螽躍采蕨采薇之時是一般意思其心動於男女之欲忡忡惙惙傷悲之時是一般意思其心主於夫婦之義我則降則悅則夷之時是一般意思其心安於性情之正

草蟲三章章七句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賦也蘋水上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薸濱厓也藻聚藻也生水底莖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流潦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

人敘其事以美之也【纂疏】嚴氏曰本草水萍有三種大者曰蘋葉圓闊寸許季春始生可糝蒸為茹中者曰荇菜小者水上浮萍江東謂之薸毛氏以蘋為大萍是也郭璞以蘋為水上浮萍即江東謂之薸是以小萍為大萍誤矣蘋可茹而薸不可茹豈有不可茹之薸而乃用以供祭祀乎陸氏曰藻生水底有二種一葉似雞蘇莖大如筯長四五尺一莖如釵股葉似蓬蒿二者皆可食熟煑挼去腥氣米麪糝蒸為茹佳美荊揚飢荒可充食

○于以盛音成之維筐及筥居呂反于以湘之維錡宜綺反及釜符甫反○賦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盖粗熟而淹以為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此足以見其循序有常嚴敬整飭之意【纂疏】曹氏曰筐筥皆竹器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叶後五反誰其尸之有齊側皆反季女賦也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於宗室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尸主也齊敬貌季少也祭祀之禮主婦主薦豆實以葅醢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纂疏】一說李氏曰記昏義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言婦德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毛用蘋藻即所謂采蘋采藻也教於宗室即所謂宗室牖下也詩言教成之祭主之者何人乃有齊敬之季女也于氏以為女既嫁然既嫁為大夫妻

安得稱女則知季女乃未嫁之幼也
鄭氏嚴黃門皆此說李氏本之說備

采蘋三章章四句

蔽芾非貴反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蒲曷反○賦也蔽芾盛貌甘棠杜梨
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翦翦其枝葉也伐伐其條幹也伯方伯
也茇草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
其後人思其德故愛鄭氏曰召伯姬姓名奭食采於召作
其樹而不忍傷也上公為二伯後人美其為伯之功故
言伯云釋文曰召伯召康公也燕世家云與周同姓○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叶蒲寐反召
伯所憩起例反○賦也敗折憩息也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愛之愈久而愈深也下章放此○蔽芾
甘棠勿翦勿拜叶變制反召伯所說始銳反○賦也拜屈說舍也勿拜則非特勿敗
而鄒氏曰甘棠今之杜梨山陰陸氏曰赤棠與白棠同耳
已但子有赤白美惡白色為棠甘棠也赤色澁而酢無味
俗語謂如杜是也黃氏曰切意此詩作於武王之時在文王時
方為西伯召公無稱伯之理嚴氏曰武王分周召為二伯是作
於武王之時也作詩雖在後明教前乎此矣一南皆文王詩也
又曰始則相戒不可斷伐而去之中則相戒皆特不可斷伐但

殘壞之亦不可終則相戒豈且特不可殘壞
但低屈之亦不可後之愈深讀之愈至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厭於葉反浥於及反行露豈不夙夜叶羊茹反謂行多露賦也厭浥
濕意行道夙早也○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
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污
者自述己志作此詩以絕其人言道閒之露方濕我豈不欲早
夜而行乎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爾蓋以女子早夜獨行或有
強暴侵陵之患故託以行多露而畏其沾濡也○誰謂雀無角叶盧谷反何以穿我
屋誰謂女音汝無家叶音谷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
不足興也家謂以媒聘求為室家之禮也速召致也○貞女之自守如此然猶或見訟而召致於獄因自訴而言人
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以興人皆謂汝於我嘗有求為室家之禮故能致我於獄然不知汝雖能致我於獄而求為室家之
禮初未嘗備如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誰謂鼠無牙叶五紅反何以穿我
墉誰謂女無家叶各空反何以速我訟叶祥容反雖速我訟亦

不女從【傳】也牙牡齒也墉墻也○言汝雖能致我於獄訟然其求為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亦終不汝從矣【附】

【録】楊氏曰牙牡齒荒無牡齒今曰鼠無牙謂無牡齒耳小陰陸氏曰鼠有齒而無牙嚴氏曰召南之國有男侵凌女女不從遂誣女以有室家之約而召伯聽其訟此詩述女子自訴之辭雀有咮音晝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事有可疑而實不然者誰言雀之無角乎雀若無角何以能穿我屋也然雀之穿屋實以咮不以角也誰言鼠之無牙乎鼠若無牙何以能穿我墉也然鼠之穿墉實以齒非以牙也以與下文誰言汝男子於我無室家之事乎若無室家之事何以速我獄訟也然雀實無角鼠實無牙男子乃是侵陵實無室家之事惟召公明決故出男子雖召我獄而室家之道終不足謂誣我以獄訟此非室家之道不與汝為夫婦也○愚謂室家不足是終不與成夫婦亦不汝從是終不從汝室家不足是終不成夫婦之意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之皮叶蒲何反素絲五紽徒何反退食自公委於危反蛇音移叶唐何反委蛇【賦】也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為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紽未詳蓋以絲飾裘之名也退食退朝而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自得之貌○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

得如孔氏曰紽總之數有五紽亦縫也緎素絲爲組紃以
此也〔疏〕英飾裘之縫中紃亦組之類素絲非線也紃音旬曹
氏曰一裘之功必合衆裘而成故其縫殺不一鄭氏曰合五羊
之皮爲一裘猶其合以素絲爲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
蓋做古制錢氏曰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緘白絲爲紃施之縫中
連屬兩皮因以爲飾嚴山謝氏曰召南大夫有素白之操稱素
白之服中心無愧怍故外貌有威儀德行可法故容止可觀進
退可度委蛇委蛇然自得之貌也使胷中微有愧怍其步
趨步趨則急不失之遲則失之速安能委委蛇蛇哉○吕氏謂孔
氏紽緎總皆訓作縫切意名義微異縫之突兀謂之紽有界限
謂之緎合二爲一謂之總也○羔羊之革叶訖力反素絲五緎音域委蛇委
蛇自公退食賦也革猶皮也緎裘之縫界也〔疏〕孔氏曰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對文則異散則通
○羔羊之縫符容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退食自
公賦也縫縫皮合之以爲裘也總亦未詳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音隱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音真

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殷靁聲也山南曰陽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遑暇也振振信厚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言殷殷然靁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於是又美其德且冀其早畢事而還歸也【附錄】問殷其靁詩比君子于役之類莫是寬緩和平故入正風曰固然但正變風亦是後人如此分別當時只是大約如此取之聖人之言在春秋易書無一字虛至於詩則發乎情不同可争【纂疏】黃氏曰南山之陽南山之側南山之下皆是一意但便韻叶聲耳不必以爲異義也張氏曰如鸛鳴婦嘆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 叶莊力反 何斯違斯莫敢遑息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息止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 叶後五反 何斯違斯莫或遑處 尺煮反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纂疏】疊山謝氏曰始不敢暇中不敢止終不暇居處一節緊一節此詩人法度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 婢小反 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興也摽落也梅

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酸庶衆迨及也吉吉日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强暴之辱也故言梅落而在樹者少以見時過而太晚矣求我之衆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

○摽有梅其實三叶疏簪反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賦也梅在樹者三則落者又多矣今今日也蓋不待吉矣

○摽有梅頃音傾筐墍許器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賦也墍取也頃筐取之則落之盡矣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

附錄 問摽有梅一詩何以得入於正風曰此乃當文王與紂之世方變惡入善未可全責備可學問摽有梅詩固是出於正只是如此急迫何耶曰此亦是人之情嘗見晉宋間有怨父母之詩讀詩者於此亦欲達男女之情文蔚又曰向見東萊麗澤詩有唐人女言兄嫂不以嫁之詩亦自鄙俚可恥後來思之亦自是人之情慾爲父母者能於是而察之則必使之及時矣此所謂詩可以觀木之

纂疏 ○一說黃氏曰迨其吉兮以爲衆士之求我必擇吉士以從之迨其今兮以爲當其時也迨其謂之以爲男女固欲及時而亦必以正雖盛年之當嫁亦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歐陽公曰古者婚禮不自爲主人求我庶士非男女自相求詩人引梅以興物之盛時不可久以言召南之人顧其男女方盛之年懼其過時而至衰落乃求於庶士以相婚姻也吉宜也求其相宜者今者時也欲及時也謂

相語也遺嬪妁相語以求之也○愚按此二說雖非文公訓亦未必果得詩人本意并黄黄氏說小序可以少抑深閨讀詩之女然動情勝之心歐公之意乃為人父母之責也故并移之以備覽焉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嘒呼惠反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興也嘒微貌三五言其稀蓋初昏或將旦時也肅肅齊遬貌宵夜征行也寔與實同命謂天所賦之分也○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如此蓋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其於義無所取特取在東在公兩字之相應耳遂言其所以如此者由其所賦之分不同於貴者是以深以得御於君為夫人之惠而不敢致怨於於往之勤也鄭氏曰手謂三心五謂噣音晝噣即柳也大火又云星經以柳為八星又心以三月見東噣以正月見東詩人言一時所見則五非噣明矣○愚按集傳但謂三五言其稀蓋從小謂衆無名之小星況三非特心柳本非五不必指心柳也

○嘒彼小星維參所林反與昴叶力求反肅肅宵征抱衾與裯直留反寔命不猶

興也參昴西方二宿之名衾被也裯禪被也興

亦取與昴與裯一字相順猶亦同也【附錄】孔氏曰參白虎宿三星故綢繆傳云三星參也昴六星二星皆西方宿鄭氏曰參昴比小星爲大

小星二章章五句呂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

江有汜音祀叶羊里反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叶虎洧反○興也水決復入爲汜今江陵漢陽安復之間蓋多有之之子媵妾指嫡妻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我媵自我也能左右之曰以謂挾己而偕行也○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言江猶有汜而之子之歸乃不我以雖不我以然其後也亦悔矣【附錄】問江有汜詩序有勤而無怨之說曰便是序不可信如此今但信詩不必信序只看詩中說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便見得不與同去之意安得勤而無怨之意器之【附錄】爾雅云凡水之岐流復還本水者名汜李氏曰古者嫁女以娣姪從謂之媵春秋書齊人來媵晉人來媵公羊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以娣姪從鄭氏曰姪兄子娣女弟○

江有渚之子歸

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興也渚小洲也水歧成渚與猶以也處安也得其所安也○

江有沱徒何反之子歸不我過古禾反不我過其嘯也歌[illegible]也

沱江之別者過謂過我而與俱也嘯蹙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矣【纂疏】爾雅云水自河出為灉漢為潛江為沱孔氏曰皆大水別為小水之名禹貢荊梁皆有沱潛者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故二州皆有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陳氏曰小星之夫人惠及賤妾而賤妾盡其心江沱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野有死麕俱倫反與春叶白茅包叶補苟反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興也麕獐也鹿屬無角懷春當春而有懷也吉士猶美士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為強暴所污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或曰賦也孔氏曰齊人謂言美士以白茅包死麕而誘懷春之女也【纂疏】麕為麞毛氏曰懷思也嚴氏曰春者天地交感萬物孳生之時聖人順天地萬物之情令媒氏以中春會男女故女之懷婚姻者謂之懷春此詩言野有死麕人欲取其肉猶以白茅包裹之有以懷昏汝吉士何不以禮娶之乃誘之乎無禮者豈吉士但美其稱以責之

言汝本善良
何乃如此
○林有樸蒲木反樕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徒尊
反東有女如玉興也樸樕小木也鹿獸名有角純束猶包之
也如玉者美其色也上三句興下一句也或
曰賦也言以樸樕藉死鹿束
以白茅而誘此如玉之女也
嚴氏曰樸樕可薪死鹿可食
人猶以白茅純聚而包束之
況有女如玉乃不以禮娶而
誘之乎毛氏曰玉德如玉也
○舒而脫脫勑外反兮無感我
帨始銳反兮無使尨美邦反也吠符廢反○賦也舒遲緩也脫
脫舒緩貌感動帨巾尨犬也
○此章乃述女子拒之之辭言姑徐徐而來毋動我之帨毋驚
我之犬以甚言其不能相及也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孔氏曰內則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左佩紛帨注紛帨拭
物之巾也毛氏曰尨犬之多毛者○愚謂舒非但為遲緩
有舒關之意脫脫不但為舒緩有脫去之意與昆夷駾矣義同
彼從馬此從肉以身言也首章云吉士誘之是言其相聚而以
言挑誘之也至此則述其拒之之辭使之舒關脫脫然而去莫
留此以動我身之帨拒之使遠其身也莫留此以驚我家之犬
又拒之使遠其家也此可以
見其凜然不可犯之意矣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穠矣（奴容反與雝叶）唐棣（徒帝反）之華（芳無胡瓜二反）曷不肅雝

王姬之車（斥於尺奢二反○興也穠盛也猶曰戎戎也唐棣移也似白楊肅敬雝和也周王之女姬姓故曰王姬○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美之曰何彼戎戎而盛乎乃唐棣之華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雝雝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此乃武王以後之詩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姒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附錄】問何彼穠矣之詩何以錄於召南曰也是有些不穩當但先儒相傳如此說也只得恁地就他說要分正变也難考據【纂疏】一說嚴氏謂陸璣以唐棣為薁李即七月之薁璣又謂一名爵李本草有薁李仁亦一名爵李未知與移同否○）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叶獎里反○興也李木名華白實可食舊說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或曰平王即平王宜臼齊侯即襄公諸兒事見春秋未知孰是○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也【附錄】何彼穠矣此詩義疑故兩存之東遷之初王室猶未甚卑也王命諸侯固有不斥其名若如微子畢公之類文侯當時既有大功稱字或是禮秩當然未可便為王室衰弱之證杏齋林汲【纂疏】黃氏曰春秋莊元年夏書單伯送王姬秋書築王姬之館于外冬書王姬歸于齊莊元年即莊王四年故

以平王為東遷之王然春秋所書王姬與齊襄公之淫僻何足美詩自周太師所編經吾夫子手豈若是失倫哉○愚謂以為東遷之王齊國之侯與春秋其偶協而黃氏所謂齊襄淫僻何足美不足為惑蓋此詩特自其婚姻之初時美之也然以東周之詩得入召南之風而黃氏所謂周太師編後經吾夫子手不應若此其失倫者誠為可疑豈秦火之餘漢儒區區修補不免簡編錯雜之患耶是未可知也然則此說只當姑集傳作或曰以附之俾讀者知其說可也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叶須倫反○興也伊亦維也緡綸也絲之合而為綸猶男女之合而為昏也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彼茁則劣反者葭音加壹發五豝百加反于音吁下同嗟乎騶虞叶音牙○賦也茁生出壯盛之貌葭蘆也亦名葦發發矢豝牡豕也一發五豝猶言中必疊雙也騶虞獸名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禽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且歎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由勉強是即真所謂騶虞矣○彼茁者蓬

壹發五豵（子公反）于嗟乎騶虞（叶五紅反。○豵也遵京名，一歲曰豵，亦小豕也。）

附錄

騶虞詩仁在發之前，彼茁葭蓬者，植物之番庶，仁也。一發五豝若義也。人獸又曰蓋於田獵之際見動植之番庶，因以贊詠文王平昔仁澤之所及，而非指田獵之事為仁也。禮曰無事而不田曰不敬，故此詩彼茁者葭，仁也。一發五豝，義也。

纂疏

曰葭蘆之未秀者。嚴氏曰葭蘆葦又名華，一物四名，解見七月。○一說毛氏曰虞人翼五豝以待發，孔氏曰五豝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歐陽氏曰，漢世詩說四家，毛最後出，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以騶虞為獸也。文帝時賈誼新書謂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若依毛鄭解，豈有上句方敘文王田獵發矢射豝，下直嘆騶虞不食生物，若此乃是刺文王曾騶虞之不若矣，不義。詩首句言田獵之得時，次言君仁不盡殺，卒嘆虞人之得禮。○愚按歐公說，集傳已略載在詩序下，故又以備覽焉。或曰以于嗟麟兮讚之，則騶虞只當為獸名。愚謂于嗟麟兮自嘆麟，于嗟乎騶虞自嘆虞官，義自不相妨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文王之化始於關雎而至於麟趾，則其化之入人者深矣，形於鵲巢而及於騶虞，則其澤之及物者廣矣。蓋意誠心正之功不息而久，則其熏蒸透徹，融液周徧，自有不能已者，非智力之私所能及也。故序以騶虞為鵲巢之應，而見王道之成，其必有所傳矣。

慤按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鵲巢至采蘋言夫人大夫妻以見當時國君大夫被文王之化而能脩身以正其家也甘棠以下又見由方伯能布文王之化而國君能脩之家以及其國也其詩雖不及文王者然文王明德新民之功至是而其所施者溥矣抑所謂其民皞皞而不知爲之者與唯何彼襛矣之詩爲不可曉當闕所疑耳○周南召南二國凡二十五篇先儒以爲正風今姑從之○孔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又有房中之樂鄭氏注曰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云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君子○程子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化天下

詩卷第二

朱子集傳

新安後學胡一桂附録纂疏

邶一之三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西阻太行北踰衡漳東南跨河以及兖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爲狄所滅戴公東徙度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于楚丘朝歌故城在今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所謂殷墟衛故都即今衛縣漕楚丘皆在滑州大抵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但邶鄘地既入衛其詩皆爲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則不可曉而舊說以此下十三國皆爲變風焉

〔附録〕大序言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所以折衡邶鄘衛先生曰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鄘音者係之鄘有邶音者係之邶去爲變風又多是淫亂之

詩故既固言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是也聖人存
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
詩可以觀程氏曰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
也大雅之地故爲變風之首亦既氏曰夫婦之
經萬化之原關雎鵲巢爲三百篇綱領風之正也反
乎此者變也邶鄘衛皆衛風也衛禍基於衽席覃及
宗社居變風之首亦二南之變也王道盛則諸侯不得
擅相并存邶鄘之名不與衛之滅國也邶列其右衛
後於鄘出次也竹房張氏曰正風以關雎爲首者后
妃之賢能佐文王之化得夫婦人倫之至正者也變
風以邶柏舟爲首若莊姜雖賢莊公暴慢狂蕩使妾
上僭而正嫡失位夫婦人倫之變若莫先乎此次
鄘柏舟若夫子母之變也然夫婦之變正靜自守
而不忍斥言其夫夫子母之變以死誓無他感動其
母然母之慈愛猶可回也共姜處之易夫之昏惑不
可移故莊姜處之難此所以冠鄘衛居變風之首也

汎芳劍反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有隱憂
微我無酒以敖五羔反以遊興也汎流貌柏木名耿耿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微猶非也○
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言以柏爲舟堅緻牢實而不
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然於水中而已故其隱憂之深如此非

爲無酒可以敖遊而解之也列女傳以此爲婦人之詩今考其辭氣卑順柔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相類豈亦莊姜之詩也歟〔附錄〕問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注作比義看來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亦無異彼何以爲興曰他下面便說淑女見得是因彼興此此詩纔說柏舟下面更無貼意見得其義是比時舉〔纂疏〕嚴氏曰詩有柏舟松舟楊舟皆言舟義不在於柏於與松楊也又曰一柏舟用意皆在下句邶舟在於亦汎其流鄘柏舟在於在彼中河也○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如預反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蘇路反逢彼之怒

賦也鑒鏡茹度據依愬告也○言我心既匪鑒而不能度物雖有兄弟而又不可依以爲重故往告之而反遭其怒也〔纂疏〕歐陽氏曰鑒之於物納影在內不擇妍醜皆納其影我心不能兼容善惡嚴氏曰柔則茹之以爲吞物之意鑒可茹與石可轉紫可卷同意○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眷勉反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賦也棣棣富而閑習之貌選簡擇也○言石可轉而我心不可轉席可卷而我心不可卷威儀無一不善又不可得而簡擇取舍皆自反而無闕之意○憂心悄悄七小反慍于群小覯古豆反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

寤辟（避亦反）有摽（符小反）○賦也悄悄憂貌慍怒意群小衆妾也言見怒於衆妾也覯見閔病也詩拊心也摽拊心貌

［附錄］孔氏曰寤覺之中拊心而手摽然

○日居月諸胡迭（待結反）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户管反）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比也居諸語辭迭更微虧也匪澣衣謂垢汙不濯之衣奮飛如鳥奮翼而飛去也○言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猶正嫡當尊衆妾當卑今衆妾反勝正嫡是日月更迭而虧是以憂之至於煩冤憒眊如衣不澣之衣恨其不能奮起而飛去也

［附錄］陳器之問柏舟詩解日居月諸胡迭而微人深又發辨賦比興之答曰賦比興固不可以不辨然讀詩者須當諷味看他詩人之意是在甚處如柏舟婦人不得於其夫宜其怨之深矣而其言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其辭氣忠厚惻怛怨而不過如此所謂止乎禮義而中喜怒哀樂之節者所以雖為變風而繼二南之後者以此臣之不得於其君子之不得於其父弟之不得於其兄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為法如屈原不忍其懷沙赴水此賢者之過也賈誼之歷九州而相其君亦何必懷此都也又失之遠矣讀詩須合如此看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是詩中一箇大義不可不理會得又曰古人胸中發出意思自好看着三百篇詩則後來之詩多不足觀矣（閎祖）器之問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似未有和平意曰也

只是如此說無過當處既有可怨之事亦須還他有怨之意思終不成只如平時與土木相似只看舜之號泣旻天更有甚長於此者其怨慕哀樂但發之不過其則耳亦豈可無聖賢如愛說何只要不失其正如綠衣言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這般意思却又分外好　柏舟詩只說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綠衣詩說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可謂止乎禮義所謂可以怨何必遠甚怨哀樂只發而皆中節處未之〔[illegible]〕嚴氏曰微謂不明也日月食則不明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柏舟五章章六句　○愚按嚴氏曰劉向列女傳以此柏舟為衛宣夫人之詩出魯詩說也孔叢子載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則非婦人之詩矣竊謂此詩辭氣誠為卑弱而未云不能奮飛尤可見婦人詩何則人臣道合則從不合則去是猶有可去之義也若妻氏則無可去之義矣故曰不能奮飛味不能之辭則是非不欲去是欲去而不能耳況以下四篇皆婦人作二南與鄘柏舟皆首婦人亦是一端孔叢子之說恐不足為據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比也綠蒼勝黃之間色黃中央土之正色間色賤而以為衣正色貴而以為裏言皆失其所也已止也○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

言綠衣黃裏以比賤妾尊顯而正嫡幽微使我憂之不能自已也【附錄】曹氏曰莊公揚武公子頃侯曾孫孔氏曰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鞠衣為上展衣次之褖衣次之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皆以素紗為裏張氏曰綠衣之憂憂在宗國豈特一身之私疊山謝氏曰嫡妾易位尊卑不明家不齊則國不治莊姜之身豈但憂一身哉為君憂為君之子憂為國家後日憂其憂何時能已乎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比也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閒色今以綠為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其失所益甚矣亡之為言忘也

○綠兮絲兮女音汝所治平聲兮我思古人俾無訧音尤叶于其反兮

比也女指其君子而言也治謂理而織之也俾使訧過也言綠方為絲而女又治之以比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以自勵焉使不至於有過而已【附錄】○一說嚴氏曰綠本絲也乃以絲治以為綠既已為綠豈復可為衣而加黃于上乎譬既為妾不可僭嫡也

○絺兮綌兮淒七西反其以風叶孚愔反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比也淒寒風也○絺綌而遇寒猶己之遇時而棄也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也【附錄】問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二句曰言古人所為恰

與我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道理孟子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政謂是尓

御〔附錄〕嚴氏曰女子之情皖怨此詩但刺莊公不能正嫡貴妾之分其辭氣溫柔敦厚如此故曰詩可以怨

綠衣四章章四句 莊姜事見春秋傳此詩無所考姑從序說下三篇同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

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興也燕鳦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差池不齊之貌之子指戴嬀也歸大歸也○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為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嬖人之子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

〔附錄〕孔氏曰燕燕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謡燕燕尾涏涏是也毛氏曰歸歸宗也郊外曰野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至野情之所不能已也嚴氏曰風人含不盡之意此但叙離別之恨而子弑國危之戚皆隱然在不言之中矣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送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興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將送也佇立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 瞻望弗

及實勞我心 興也。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送于南者，陳在衛南。○仲氏任 而今反

只音紙其心塞淵叶一均反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凶玉反寡人 賦也。仲氏，戴嬀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語辭。塞，實。淵，深。終，竟。溫，和。惠，順。淑，善也。先君，謂莊公也。勗，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也。○言戴嬀之賢如此，又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而不失其守也。楊氏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眞可謂溫且惠矣。

【附錄】詩有說得曲折後好底，有只恁地平直說將自好底，如燕燕未聲遠不要上文考下文便知得是恁地意，他自是高遠，自是說得寡人着。義剛 或問：燕燕卒章戴嬀不以莊公之已死而勉莊姜以思之，可見溫和惠順而能終也，亦緣他之心塞實淵深所寘之學，故能如此。曰：不知古人文字之美，辭氣溫和，理義精密如此。秦漢以後無此等語。某讀詩於此，數語讀書至此千載修人叙至於維戴哉，深誦嘆之。也 時舉說此詩前三章，但見莊姜拳拳於戴嬀有不能已者；四章乃見姜於戴嬀非是情愛之私，由其有塞淵溫惠之德，能自淑慎其身，又能以先君之思勉莊姜以不忘，則見戴嬀平日於莊姜相勸勉以善者多矣，故於其歸而愛之若此，無非情性之正也。先生頷之。時舉

【纂疏】黃氏曰：觀此詩見其與商之三仁去就更相警戒，各欲自靖自

獻于先王者無異國風雖變猶有如是之婦人此所謂先王之澤未泯而康叔之餘烈猶在也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昌呂反）胡能有定寧不我顧（叶果五反○賦也日居月諸呼而訴之也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辭古處未詳或云以古道相處也胡寧皆何也○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言日月之照臨下土久矣今乃有如是之人而不以古道相處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而何爲其獨不我顧也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焉此詩之所以爲厚也【疏】鄭氏曰寧曾也）○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反）胡能有定寧不我報（賦也冒覆報答也）○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賦也日旦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爲可忘者耶【疏】鄭氏曰此德音無良及邶谷風德音莫違皆婦人言其夫待己之意）○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

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疏也畜養卒終也不得其夫而歎父母養我之不終蓋憂患疾痛之極必呼父母人之至情也述循也言不循義理也○愚謂此篇莊姜分明是作於莊公之時胡能有定只是說莊公心志回惑反覆無定之意故不我顧不我報俾也可忘而報我不述也日居月諸照臨下土意姜以日月比公以下土自比若曰日月則照臨下土公胡不以古道與我相敵也後二章則以日月比公而以東方自比此詩雖賦体恐亦兼比義

日月四章章六句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

附錄

呂日月終風二篇據集注云當在燕燕之前以其觀之終風當在先日月當次之燕燕是莊公薨後詩當居最後蓋詳終風之辭莊公於姜猶有往來之時燕燕則失歸妾情不能堪耳至日月則見公已絕不顧姜而姜不免微怨矣以此觀之則終風當先日月當次先生曰恐或如此時事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叶音燥謔許約反浪笑敖五報反中心是悼比也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謔戲言也浪放蕩也悼傷也○莊公之為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

以終風且暴爲比言雖其狂暴如此然亦有顧我而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則又使我不敢言而心獨傷之耳蓋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終風且霾叶亡皆反音貍惠然肯來叶如字又陵之反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叶新才新齊二反○比也霾雨土蒙霧也惠順也悠悠思之長也○終風且霾以比莊公之狂惑也雖云狂惑然亦或惠然而肯來但又有莫往莫來之時則使我悠悠而思之望其君子之深厚之至也〔纂疏〕孫炎曰霾大風揚塵土從上而下也○終風且曀於計反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都麗反○比也陰而風曰曀有又也不日有曀言既曀矣不旋日而又曀也亦比人之狂惑暫開而復蔽也願思也嚏鼽嚏也人氣感傷閉鬱又為風霧所襲則有是疾也〔纂疏〕鄭氏曰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曀曀其陰虺虺許鬼反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叶胡隈反○比也曀曀陰貌虺虺雷將發而未震之聲以比人之狂惑愈深而未已也懷思也〔纂疏〕東萊呂氏曰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曀曀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董氏曰韓詩作墮墮其陰

終風四章章四句 說見上

擊鼓其鏜吐當反踊躍用兵叶晡芒反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叶戶郎反○賦也鏜擊鼓聲也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兵謂戈戟之屬土土功也國々中也漕衛邑名○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因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嚴氏曰踊躍跳躍也曹氏曰想言州吁好兵喜鬬之狀嚴氏曰漕邑鄭地也在何南鄭氏曰南行伐鄭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敕中反叶敕眾反○賦也孫氏子仲字時軍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舊說以此為春秋隱公四年州吁自立之時宋衛陳蔡伐鄭之事恐或然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而歸也毛氏曰孫子仲公孫文仲孔氏曰文謚也作詩時未死故不言謚從後言之故以謚配字

○爰居爰處爰喪息浪反其馬叶滿補反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叶後五反○賦也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而求之於林下見其失伍離次無鬬志也

○死生契苦結反闊叶苦劣反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叶魯吼反○賦也契闊隔遠之意成說謂成其

約誓之言○從役者念其室家因言始爲室家之時期以死生契闊不相忘弃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也○于音吁下同嗟闊叶苦劣反兮不我活叶戶劣反兮于嗟洵音荀兮不我信叶師人反兮

闊也叶呼歎辭也闊契闊也活生也信也信叶申同○言昔者契闊之約如此而今不得活偕老之信如此而今不得伸意必死亡不復得與其室家遂前約之信也○愚按春隱公四年三月州吁弑桓公自立夏將修先君之怨於鄭以求寵於諸侯使告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宋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遂從陳蔡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九月如陳殺州吁今詩言所行者伐鄭也乎陳與宋者必先和陳宋而後進兵也其從兵出未嘗敵北是詩蓋士卒將行與室家決別之辭預憂其不我以歸恐於彼居處於彼喪馬若來求我則于林下因念初婚盟誓今不得遂其相契相生之志不得伸其偕老之願也死生契闊只是死生聚散契則相聚闊則相離末章于嗟闊兮恐不得相聚也不我活兮恐不得相生也

擊鼓四章章四句

凱風自南叶尼心反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於驕反母氏劬勞

叶音像○比也○南風謂之凱風長養萬物者也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而心又其稚弱而未成者也夭夭少好貌劬勞病苦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以凱風比母棘心比子之幼時蓋曰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劬勞甚矣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illegible]孔氏曰釋天文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此風性樂養萬物嚴氏曰棘至夏始生凱風自彼南方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心至於夭夭然少長則風之爲力多矣與母以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至於少長則母亦病苦矣母之養子於少時最勞苦故於夭夭言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興也聖叡令善也○棘可以爲薪則成矣然非美才故以興子之壯大而無善也復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也深矣[illegible]疊山謝氏曰不忍形而責己孝之至也韓文公琴操文王羑里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蘇文忠公詔獄寄詩其弟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皆從此詩變化來見爲子爲臣忠厚之至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叶後五反**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興也浚衛邑○諸子自責言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於浚而有子七人反不能事母而使母至於勞苦乎於是乃若微指其事而痛自刺責以感動其母心也母以淫風流行不能自守而諸子自責

但以不能事母使母勞苦爲詞婉詞幾諫不顯其親之過可謂孝矣下章放此○睍胡顯反晥華板反

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賦也睍晥清和圓轉之意○言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七子獨不能慰悅母心哉嚴氏曰晥字從日晥明貌也睍字從目從見亦以目言之孔氏曰言黃鳥有睍晥之容貌則又和好其音聲以與孝子當和其顏色順其辭令也言母之欲嫁由顏色不悅辭令不順故也自責言黃鳥之不如也蘇氏曰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獨不能以悅吾母哉嚴氏曰凱風從於夏時黃鳥鳴於夏木寒泉亦夏所宜耳寒泉能使人且之有子而使母勞苦黃鳥能使人樂之有子而莫慰母心○愚謂睍晥嚴氏孔氏之說與集傳相殊然集傳與蘇說合或曰黃鳥即黃鶯在喬木幽谷好音一也曷嘗有意於悅人其音清和流轉能使人樂之曹氏之說有補於集傳嚴氏孔氏於睍晥二字有據并存之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泄泄移世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興也雉野雞雉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鬬泄泄飛之緩也懷思詒遺阻隔也○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

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於外而自遺阻隔也○愚謂自詒伊阻蓋自傷婦人不得從軍也○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興也下上其音言其飛鳴自得也展誠也言誠又言實所以甚言此君子之勞我心也范氏曰展矣君子久役而不得歸者也此婦人之愛其夫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叶新齎反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叶陵之反○賦也悠悠思之長也見日月之往來而思其君子從役之久也程子曰日月有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曰暮所見動人情思總也意其閒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叶户郎反不忮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賦也百猶凡也忮害求貪臧善也○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若能不忮害又不貪求則何所爲而不善哉憂其遠行之犯患冀其善處而得全也○愚謂此亦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意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苦例反○比也匏瓠也匏之苦者不

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然今尚有葉則亦未可用之時也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以衣而涉曰厲褰衣而涉曰揭〇比刺淫亂之詩言匏未可用而渡處方深行若當量其深淺而後可渡以比男女之際亦當量度禮義而行也[illegible]孔氏曰陸璣云瓠葉少時可爲羹又可淹煮極美故詩曰幡幡瓠葉采之烹之今河南及揚州人恒食之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外傳魯語曰諸侯伐秦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葉不材於人供濟而已嚴氏曰匏經霜指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毛氏曰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孫炎曰衣涉濡褌也爾雅邢昺疏云以衣涉水爲厲詩此衣謂褌也言水深至於褌以上者而涉度之名厲沈氏曰深則厲淺則揭宜斟酌也〇

有瀰弥尔反**濟盈有鷕**以小反**雉鳴濟盈不濡軌**居美反叶居有反**雉鳴求其牡**

比也瀰水滿皃鷕雌雉聲軌車轍也飛曰雌雄走曰牝牡〇夫濟盈必濡其轍雉鳴當求其雄此常理也今濟盈而曰不濡軌雉鳴而反求其牡以比淫亂之人不顧禮義非其配耦而犯禮以相求也[illegible]或曰录上章之因以爲比也蓋以匏有苦葉與濟有深涉以濟喻以雉鳴然後雉求其牡比淫亂之人此亦詩之一體也夫詩之爲体寄緩宏闊有如此若而後出學者求之崎嶇蹙拔之中銖較寸量如治法律失之遠矣[illegible]竹房張氏曰說文云動車轍也從車九軌車轍迹也從車

凡音犯諸家辨之詳矣然集傳獨從軌盖以九牡聲之叶也軌聲則難叶矣按中庸章句曰軌轍迹也又與此異然歌詩者不以淫害意可也走曰牝牡此爾雅釋獸之正例諸家以牝雉鳴狐為證言飛走通也殊不識詩人之意曰當濡其轍今乃不濡其轍迹是大可怪也當求其雄今乃求其牡歟是大異常也如此歌之則得詩人之意知集傳解詩之旨矣○

雝雝鳴鴈叶魚旰反旭許玉反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賦也雝雝聲和也鴈鳥名似鵝畏寒秋南春北旭日初出貌昏禮納采用鴈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歸妻以冰泮而納采請期迨冰未泮之時○言古人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以深刺淫亂之人也○愚謂味士如歸妻之辭可見是刺淫者若責之曰士如欲歸妻自有婚姻正理何得如此淫亂也若刺宣公不當以士言○

招招照遙反舟子叶獎里反人涉卬五郎反否叶補美反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叶羽軌反○比也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以比男女以待其配耦而相從而刺此人之不然也[illegible]孔氏曰以手曰招以口曰召嚴氏曰一章二章以徒涉喻犯禮此章以待舟喻得禮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愚按諸家皆本序說謂刺宣公與夫人並為淫亂歐陽公以夷姜宣公父妾宣姜宣公子伋之婦此二人皆非夫人惟謂公為淫亂備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叶暖五反）采葑（孚容反）采菲（妃鬼反）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叶想止反）

○比也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葑蔓菁也菲似葍莖麄葉厚而長有毛下体根也葑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而美惡德音美譽也○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叙其悲怨之情言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如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故為夫婦者當黽勉以同心而不宜至於有怒又言采葑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而棄其莖之美如為夫婦者不可以其顏色之衰而棄其德音之善但德音之不違則可以與爾同死矣

嚴氏曰蔓菁郭璞云今菘菜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蔓亦作蕪本草蔓菁生北土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北人將菘子種之北土一年半為蕪菁菲葍類葍音福爾雅謂菲息菜郭內謂葍菜陸璣謂三月中蒸為茹滑美可作羹郭璞謂根如指正白可啖○一說李氏曰德音始為夫婦之時相與好音○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誰謂荼

音徒**苦其甘如薺**齊禮反**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待禮反。○賦而比也。遲〻舒行貌。違，相背也。畿，門內也。荼，苦菜，蓼屬也，詳見載芟。薺，甘菜。宴，樂也。新昏，夫所更娶之妻也。○言我之被棄，行於道路，遲〻不進，蓋其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而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邇，亦至其門內而止耳。反言荼雖甚苦，反甘如薺，以比己之見棄，其苦有甚於荼，而其夫方且宴樂其新昏，如兄如弟，而不見恤。蓋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夫之情，厚之至也。【纂疏】東萊呂氏曰：韓愈遺盧仝云「白石為門畿」，蓋以畿為門閫，可以發明毛說。又曰：荼，月令孟夏苦菜秀，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如菊，堪食但苦耳。本草薺味甘，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

○**涇以渭濁湜湜**音殖**其沚**音止**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古口反**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胡口反。○比也。涇渭，二水名。涇水出今原州百泉縣笄頭山東南，至永興軍高陵入渭。渭水出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至同州馮翊縣入河。湜湜，清貌。沚，水渚也。屑，潔。以，與。逝，之也。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也。笱，以竹為器而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閱，容也。○涇濁渭清，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既合而清濁益分，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則猶有清處。婦人以自比其容貌之衰久矣，又以新昏形之，益見憔悴然

其心則固猶有可取者但以故夫之安於新昏故不以我為絜而與之耳又言毋逝我之梁毋發我之笱以此欲戒新昏用居我之處毋行我之事而又自思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恤我已去之後哉知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illegible]孔氏曰漢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清渭濁涇東萊呂氏曰詩人多述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共知如云海隅河隈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音蒲匐蒲北反救之叶居尤反

興也方泭舟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匍匐手足並行急遽之甚也○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言我隨事盡其心力而為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而強勉以求之又周睦其隣里鄉黨莫不盡其道也[illegible]說文云匍手行也匐伏地也

○不我能慉許六反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音古用不售市救反叶市周反昔育恐育鞫居六反及爾顛覆芳服反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賦也慉養阻卻鞫窮也○承上章言我於汝家勤勞如此而汝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為仇讎惟其心既拒卻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不見售也因念其昔時相與為生惟恐其生理窮

盡而及爾皆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
乎張子曰育恐謂生於恐懼之中育鞠謂生於困窮之際亦通
〔發明〕李氏曰此章之末正谷風所謂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女轉棄予是也

○我有旨蓄許六反亦以御魚呂反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音光有潰戶對反既詒我肄羊至反不念昔者伊余來塈許器反○興也旨美蓄聚御當也洸武貌潰怒色也肄勞塈息也○又言我之所以蓄聚美菜者蓋欲以禦冬月乏無之時至於春夏則不食之矣今君子安於新昏而厭棄我是但使我禦其窮苦之時至於安樂則棄之也又言於我極其武怒而盡遺我以勤勞之事曾不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怒之深也〔附錄〕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說出來然而敘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第而今費盡氣力去做後尚做得不好〔輯錄〕項氏曰洸水涌也其勇如水涌水之潰者其勢橫暴而四出故怒之成者爲潰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賦也式發語辭微猶衰也

所言之者言衰之甚也微猶非也中露露中也言有霑濡之辱而無所芘覆也○舊說以為黎侯失國而寓於衛其臣勸之曰衰微甚矣何不歸哉我若非以君之故則亦胡為而辱於此哉

【附錄】器之問式微詩以為勸邪成邪曰亦不必如此看只是隨他當時所作之意如此便與存在也可見得有杜氏羈旅狼狽之君如此而方伯連帥無救卹之意不之

【讀】曰黎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是也鄭氏曰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董氏曰晉伯宗數赤狄罪曰奪黎氏地則狄侵黎舊矣李氏曰凡人之失國者多曰越在草莽又曰卑賤者辱在泥塗其類多如此先王建國使小大相維有患相救衛不救黎非惟失穆乃四鄰之道抑亦唇亡齒寒矣其後衛為狄所滅齊侯以管敬仲之言而救之觀木瓜之詩衛之德齊者為最深則知黎之怨衛也為最切待齊之於衛如衛之於黎衛不血食久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賦也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此無所考姑從序說

旄丘之葛兮叶居謁反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叶音逼何多日也 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叔伯衛之諸臣也○舊說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時物變矣故登旄丘之上

見其蔓長大而節疏闊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諸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迫也疊山謝氏曰叔伯字也天子呼同姓諸侯為伯父叔父異姓諸侯為伯舅叔舅臣子相呼亦當曰叔伯敬而尊之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叶舉里反必有以也

賦也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賦也大夫狐蒼裘蒙戎亂貌言弊也○又自言客久而裘弊矣豈我之車不東告於女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至是始微諷切之或曰狐裘蒙戎指衛大夫而譏其憒亂之意匪車不東言非其車不肯東來救我也但其人不肯與俱來耳今按黎國在衛西前說近是

○瑣素果反兮尾兮流離之子叶獎里反叔兮伯兮褎由救反如充耳

賦也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褎多笑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笑○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褎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詞焉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黃氏

曰淇奧詩充耳琇瑩蓋充耳
者瑱也天子以玉諸侯以石

旄丘四章章四句 詩同上篇 [叢說] 陳氏曰黎蓋衛附庸也故式微旄丘二詩

黎臣所作而得爲衛詩傳曰
以詩作於衛地故編之衛風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簡簡易不恭之意萬
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言當
明顯之處 ○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
其言如此若自譽而實自嘲也 [附錄] 時本問簡兮詩張子謂其迹如此而其中
固有以過人者夫能卷而懷之是固可以
爲賢然以聖賢出處律之恐未可以爲盡善曰古之伶官亦非
甚賤其所執者猶是先王之正樂故獻工之禮亦與之交酢但
賢者而爲此則自
不得志耳 時本 [叢說] 東萊呂氏曰鄭康成據公羊傳以万舞
爲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万
入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声
者故去籥焉 文舞之所吹籥 公羊乃以万舞爲武舞與籥舞對
言之失經意矣若万舞止爲武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爲獨言萬
舞而不及文舞耶左氏載考仲子之宮將萬爲婦人之廟亦不
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
舞爲二舞之總名明矣 ○碩人俁俁 疑矩反 公庭萬舞有

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賦也碩大也俣俣大貌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為之言其柔也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又自譽其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

程氏曰有力如虎力也執轡如組藝也言其才藝之美

○左手執籥餘若反右手秉翟亭歷反叶直角反赫如渥於角反赭音者叶陟略反公言錫爵賦也執籥秉翟者文舞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三孔翟雉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赭赤色也言其顏色之充盛也公言錫爵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也以碩人而得此則亦辱矣乃反以其賚予之親洽為榮而誇美之亦玩世不恭之意也

燕禮樂賓升歌獻工篇[illegible]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興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卒爵不拜主人受爵眾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

程子曰錫之以爵勞賤者之道

○山有榛側巾反隰有苓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興也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隰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即今甘草也西方美人託言以指西周之盛王如離騷亦以美人目其君也又曰西方之人者歎其遠而不得見之詞也○賢者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故其言如此而意遠矣

竹房張氏

曰榛之實甘美而山有之苓之莖甘美而隰有之以興為人之
君而美好者惟西周有之所以思之者其人也思之而不得見而
之故重歎美之而思之深也此蓋賢伶官碩人之詞其詞婉而
實諷衛國之無賢君也然思盛世之聖明而不責衰世之昏
此詩人之○遇按集傳以此詩為仕於伶官者作故指西方美人
忠厚也　為西周顯王說家以為詩人刺不用賢故指美人
為伶官之賢者東萊云見碩人而慨然有懷西周之賢士大夫
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碩人也嗟美其真西周之人而非
今山之人也江左諸人喜言中
朝名臣亦此意也姑備一說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舊三章章六句今改定○

張子曰為祿仕而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也為伶官
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不恭甚矣其得謂之賢者雖
其跡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　孔氏曰
而懷之是亦可以為賢矣東方朔似之　左傳鍾
儀對晉侯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　周語周景王
鍾成伶人告龢　晉語伶蕭詠歌及鹿鳴之三　此云伶
官以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
官呂氏春秋及律曆志云黃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
西崑崙之陰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李
氏曰周景王時有伶州鳩皆世其官也伶[illegible]

即今以賢人爲衛之伶官正猶君子陽陽之詩序言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言其生不遇時屈於賤役也黃氏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貴賤在周秦而不在士賢者之仕伶官非特爲賢之耻而實衛之耻

毖悲位反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叶新齎反孌力轉反彼諸姬聊與之謀叶謨悲反。興也毖泉始出之貌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孌好貌諸姬謂姪娣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言毖然之泉水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爲歸衛之計如下兩章之云也

發明孔氏曰邶鄘衛三國境地相連故邶云亦流于淇鄘云送我乎淇之上衛云瞻彼淇奥皆言淇也嚴氏曰衛氓送子涉淇竹竿淇水在右有狐在彼淇梁衛風言淇不止淇奥○

出宿于泲子禮反飲餞音賤于禰乃禮反女子有行遠于万反父母兄弟待禮反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叶獎禮反○賦也泲地名飲餞者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處者送之飲於其側而後行

也泲亦地名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也諸姑伯姊即所謂諸娣也〇言始嫁來時則固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既沒而復可歸哉是以問於諸姑伯姊而謀其可否云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王氏曰泲禰父母之國地名毛氏曰父之姊妹稱姑已之姊稱伯姊

()出宿于干叶居焉反飲餞于言載脂載舝胡瞎反叶下介反還音旋車言邁遄市專反臻于衛此字太與邁害叶今讀誤不瑕有害

賦也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舝車軸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也還回旋也旋其嫁來之車也遄疾臻至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〇言如是則其至衛疾矣然豈不害於義理乎疑之而不敢遂之辭也釋文曰舝車軸頭金也鄭氏曰載脂謂先以脂塗舝其用在脂故曰載脂載舝謂塗車乃設舝於車其用在舝故曰載舝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叶它涓反思須與漕叶徂侯反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悠悠思之長也寫除也〇既不敢歸然其思衛地不能忘也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問泉水未章陸一云安得出遊於彼而寫其憂哉恐此莫只是因思歸不得故欲出遊於國以寫其憂否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彼地耳時

斈

纂說 曹氏曰漢地理志東郡有須昌縣故須句音劬國鄭氏曰衛在須姊在漕○愚按此篇衛女思歸之詩一章托泉水以起興而謀之於諸姬也二章述初嫁時宿餞衛郊祔之地既遠父母兄弟今父母又終但欲歸以問諸姑伯姊之安耳三章敘欲致初嫁時宿餞于所嫁國之干言脂舝歸衛第未知果不瑕疵乎抑亦有害於義理也此正謂諸姬之語四章既不可歸於是但思肥泉思須漕以重衛國悠悠之景慕欲出遊以寫其憂而已終能以禮自防不復為衛之歸此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此詩嚴氏與集傳同而小異愚又小異嚴氏以廣集傳之旨

泉水四章章六句 謝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出自北門叶眉貧反憂心殷殷終窶其矩反且貧莫知我艱叶居銀反已焉哉叶將其反下同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比也北門背陽向陰殷殷憂也窶者貧而無以為禮也○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又歎其貧窶人莫知之而歸之於天也

附錄 北門詩只作賦詩說如何曰當作賦而比當時必欲出北門而後作此詩亦有比意思可斈 出北門詩只是

說官卑祿薄無可如何故之人事君無二志故自央歸之於天〔疏〕黃氏曰自北門北非以背明向陰喻暗君張氏曰怨則怨矣然歸之於天鄭氏曰詩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避支反)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知革反叶竹棘反)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王事王命使為之事也適之也政事其國之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室家讁責也○王事既適我矣又以政事一切以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又甚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讁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

○王事敦(叶都回反)我，政事一埤遺(唯季反叶夷回反)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徂回反)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敦猶投擲也遺加摧沮也〔疏〕疊山謝氏曰卷耳之觥罍羔羊之退食鹿鳴四牡之燕樂出車杕杜之勞來一人之勞苦君無不知一毫之事功君無不報此先王所以体群臣也千歲治安根本在此北門之忠臣仕不得志至於終窶且貧祿不足以代耕矣出則當王事之獨勞入則當政事之煩使室人不能忍飢寒而交徧讁之此人情所難堪者上不怨其君下不怨其家窮而呼天亦無一毫怨天之辭此樂天知命之士也有臣如此而不能忠信重祿以勸之衛之所以亡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窶貧而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矣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知其無可柰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為忠臣也）

北風其涼雨（于付反）雪其雱（普康反）惠而好（呼報反下同）我攜手同行（叶戶郎反）其虛其邪（音徐下同）既亟只（音紙下同）且（子餘反下同○比也）

北風寒涼之風也雱雪盛貌惠愛行去也虛寬貌邪一作徐緩也亟急也只且語助辭○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且曰〔疏〕是尚可以寬徐乎彼其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不速矣

〔疏〕爾雅作其虛其徐嚴氏曰虛徐則尚有眷戀故國之意既亟則暴虐已甚不可以少留矣至此而後決為去計是欲留者其本心決去者其不得已也

○北風其喈（音皆叶居奚反）雨雪其霏（芳菲反）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比也喈疾聲也霏雨雪分散之狀歸者去而不反之辭也）

〔纂疏〕豐山謝氏曰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涼矣雨雪霏霏而密不止於雱矣喻虐政之害愈急

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携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鴉，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則國將危乱可知。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附錄】時年問：狐與烏不知比何物？曰：不但指一物而言，當國將危乱時，凡所見者無非不好底景象也。時年【纂疏】程子曰：同車小偕行耳，但卒章辞意益迫切，同車有已鷩之意。鄭氏曰：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為惡如一。疊山謝氏曰：一章同行，二章同歸，三章同車，一節急一節，風人之法度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其姝（赤朱反），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刀反）首踟（直知反）躕（直誅反）。

○賦也。靜者，閑雅之意。姝，美色也。城隅，幽僻之處。不見者，期而不至也。踟躕，猶躑躅也。此淫奔期會之詩也。【附錄】問：靜女篇註以為淫奔期會之詩，以靜為閑雅之意，不知淫奔之人方相與狎暱，又何取乎閑雅？曰：淫奔之人不知其為可醜，但見其可愛耳。以女而俟人於城隅，安得謂之閑雅？而此曰靜女者，猶日月詩所謂德音無良也。無良則不足以為德音矣，而此曰德音，亦可愛之人之辞也。時年【纂疏】嚴氏曰：首章男女相期而未遂也。歐陽氏曰：衛宣公與一夫人

然淫衛俗化之幽靜難誘之女且然其他可知

○靜女其孌貽我彤徒冬反管叶古充反

彤管有煒于鬼反說音悅懌音亦女美賦也孌好貌於是則見之矣彤管未詳何物蓋相贈以結慇懃之意耳煒赤貌言既得此物而又悅懌此女之美也

嚴氏曰此女贈男之物也陽陽氏曰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管是何物但彤是色之美者○一說李氏曰毛鄭之意謂彤管者右夫人必有女史所書后妃羣妾功過之筆左定九年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氏以爲三章之詩悅美女義在彤管則又以爲美事今但闕以俟知者○愚按左定九年鄭駟歂市轉反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注歂字子然爲政析鄭大夫私造刑法書之竹簡彤管亦管筆女史所執

○自牧歸荑徒兮徒計二反洵美且異夷民一音匪女音汝之爲美美人之貽與異同○賦也牧外野也歸亦貽也荑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荑而言也○言靜女又贈我以荑而其荑亦美且異然非此荑之爲美也特以美人之所貽故其物亦美耳

○詩張氏曰牧牧地也不耕種之牧地多草木根荄嚴氏曰歸歸孔子豚之歸贈也此男贈女之物報彤管也言以自牧地歸女以荑信美且異矣然未足以比女色之美所以是爲美人之贈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此礼反）河水瀰瀰（莫爾反）燕婉之求籧篨（音渠除）不鮮（斯踐反叶想止反○賦也泚鮮明也瀰瀰盛也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疾之醜者也蓋籧篨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為囷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鮮少也○舊說以為衛宣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言齊女本求與伋為燕婉之好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

（附錄）李氏曰新臺臨河今濮州尚存遺址孔氏曰晉語云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愚謂臺在河上曰泚曰洒皆從水義也

○新臺有洒（七罪反叶先典反）河水浼浼（每罪反叶美辨反）燕婉之求籧篨不殄（賦也洒高峻也浼浼平也殄絕也言其病不已也）

（附錄）李氏曰洒鮮潔貌浼浼水獨流貌疊山謝氏曰籧篨乃惡疾宣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無禮義亂人倫故以惡疾比之斷然人道亦非人形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興也鴻鴈之大者離麗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言設魚網而反得鴻以興求燕婉而反得醜疾之人所得非所求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凡宣姜事首末見春秋傳，然於詩則皆未有考也。諸篇放此。

〔參證〕李氏曰：聖人存此以戒後世。後世之人若有惑其嬖而乃有蹈其惡者，楚平王為太子建娶于秦，費无極言秦女美，王遂自取之；唐明皇為壽王取楊妃，聞其美色，更為壽王別取，自納為妃。此二君者，其惑一也。其後宣公之子伋、壽皆為所殺，惠公奔齊，子懿為狄所滅；楚平王有鞭尸之禍；唐明皇身竄南蜀，幾失天下。則知淫亂之禍，其報如此，可不戒哉！

二子乘舟，汎汎芳劍反其景。叶舉兩反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以漸反○賦也。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養養，猶漾漾，憂不知所定之貌。○舊說以為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此字本與害叶，今讀誤。願言思子，不瑕有害。賦也。逝，往也。不瑕，疑詞，義見泉水。此則見其不歸而疑之也。

〔參證〕疊山謝氏曰：又以大義斷之，二子不能全身遠害，遺其父以不慈之名；二子順親之

心雖不可瑕疵二子愛父之道則未爲盡善使其父萬世被不慈之名是二子之死有害於大義也誰謂詩人之辞無春秋之義○愚謂不瑕有害與泉水義同而小異彼爲問辞乎○此則謂雖不可瑕疵而亦不能不害於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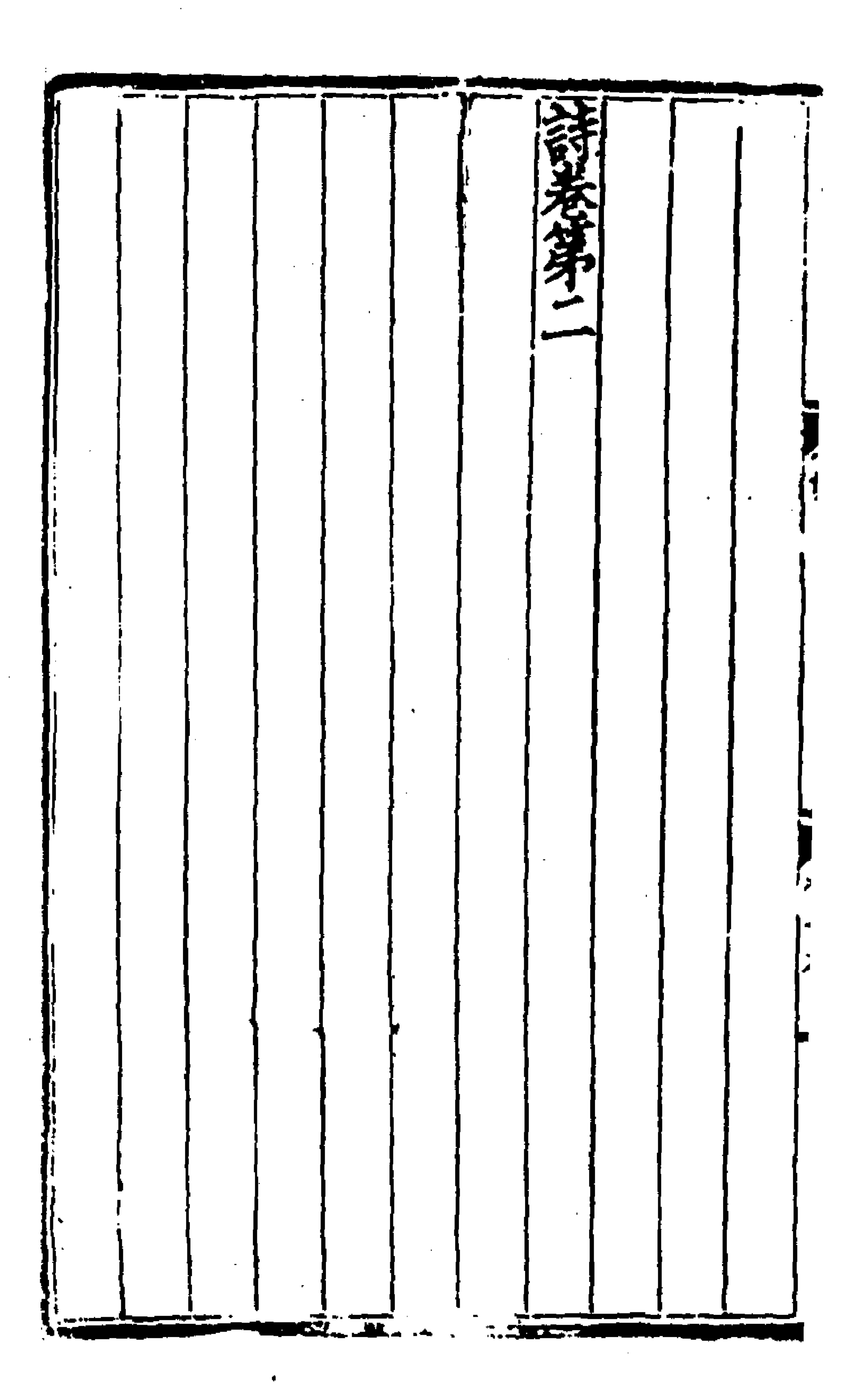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附錄

問此篇取太史公語謂二子與申生不明驪姬之過同其意以取之未知如何曰太史公之言有所抑揚謂二人皆惡傷父志而終於死之其情則可取雖於理爲未當然視夫父子相殺兄弟相戮者則大相遠矣輔先生因說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壽子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彝不係氣類焉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詩卷第二